

白羽著

牧野雄风

宮白羽武俠小說全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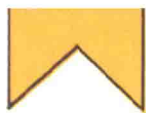
宮白

牧

白羽

小說全

雄風

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(晋) 新登字 2 号

封面设计：雪 子

封面画：张向农

责任编辑：席香妮



官白羽武俠小說集

(太原市解放路46号楼)

丹东印刷厂印刷

*
开本：787 × 1092 1/32 印张：10.5 字数：222千字

1992年8月第1版 1992年8月丹东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 12250册

*
ISBN 7-5378-0829-5

1·807 定价：7.20元

内容简介

飞豹子袁振武负气别师后，欲另拜高师。不想回故里之际，恰遇家难，飞豹子只身复仇，避祸出关。沿路因打抱不平被官府缉拿，得冀北人魔相助幸免罹难。

飞豹子为求师义救鹰爪王，习艺五载，终学成绝技，为塞北牧场主快马韩解围御敌，娶快马韩爱女为妻，继承岳父事业，威震辽东。

出版说明

在我国，武侠小说的创作和阅读是一种不可忽略的文化现象，现代武侠小说大家宫白羽的创作成果，无疑是民族传统文化的一份珍贵遗产，为了做好这项文化积累工作，我社在宫白羽先生的后人宫以仁先生大力协助下，整理并出版了这套全集。

宫白羽（1899—1966），原名宫竹心，1938年始用“白羽”笔名撰写武侠小说。

白羽是“五四”以来将新文艺思想引入武侠小说创作的有代表性的作家，几十年来海内外不断重印白羽著作，许多学者汇集白羽武侠小说书目多列为23种或24种。经我社与宫以仁先生搜集、考证，认为有22种出自白羽手笔，其余则系同书重名。各种书目中又遗漏了白羽最后一部武侠小说《绿林豪杰传》（1955年）。

《宫白羽武侠小说全集》，经过很大努力，已经搜集全了国内目前能够找到的白羽创作的武侠小说。其中8部为字数较少的中篇作品，在编辑本全集时，每两部合为一集，故本

出版说明

全集共 23 册。需要指出的是：《秘谷侠隐》一书，虽然目前只有上半部，且又残缺，但为了不致有遗珠之憾，仍然收入全集，以便于学者、读者研究鉴赏。

在全集编辑出版的过程中，一直得到官以仁先生的大力支持，谨表谢忱。

北岳文艺出版社

1992 年 3 月

凡 例

一、本全集包括白羽 1927 年至 1955 年创作的武侠小说 22 种 23 卷。

二、本全集的作品均按当年出版时的原貌排版，不作任何删节。对原版中的错字、漏字、衍文、标点作了订正，原著不分段者，为方便读者，适当分段。

三、本全集各书收入原著中作者的自序、题词、叙略后记。

四、本全集有的作品由于种种原因而缺遗，为了故事的完整，由官以仁凭记忆，并根据白羽生前构思，补写简略情节。补写之处，均加以说明。

编辑说明

本书是“钱镖四部作”之三《武林争雄记》的续集。

本书初稿撰于1942年，系郑证因代笔，在报刊连载。1943年由天津正华出版部出版单行本卷一时，白羽大加增删，如“高红锦溃围丧俚”、“赤鼻翁大言惊人”、“戴崇侠折服银枪”等章的故事，均系白羽所加。正华版共分四卷，卷四约在1944年初印行，这是正华出版部印行的最后一部白羽小说。“正华”亦从此关闭。

本书虽系《武林争雄记》续集，但故事并不直接衔接，且有若干矛盾。如《牧野雄风》则变为“师徒”，徒旦系男性。《牧野雄风》的内容前后亦有若干矛盾，如“缘起”叙袁振武战败张开甲，第18章却写成洪大寿以左臂刀伤张开甲。结构上亦欠严密。为此，宫以仁先生曾改编《武林争雄记》和《牧野雄风》，在结构上将袁振武在关内活动部分划入《武林争雄记》，袁投入寒边围以后的故事编入《牧野雄风》，并抽出郑证因代笔部分拟《飞豹奇遇》书名，署名宫、郑合著，附于《牧野雄风》之后（见1989年3月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改编本《牧野雄风》）。

1947年上海“励力出版社”分上、下两册再版，白羽再次修改润饰。本社此次出版，即据励力版排印。

目 录

缘 起	1
第 一 章 飞豹亡命逢怪叟	12
第 二 章 人魔诡笑戏恶奴	28
第 三 章 雪中入深山访仇	42
第 四 章 少年客洞崖搜奇	60
第 五 章 萧蛮威胁女罗刹	71
第 六 章 女罗刹抗捕献酒	90
第 七 章 焦人魔垒石诱敌	101
第 八 章 萧二蛮子误中毒计	114
第 九 章 申凌风衔恨行刺	132
第 十 章 飞豹子弄巧成拙	145
第 十 一 章 高红锦溃围丧俪	178
第 十 二 章 飞豹子单骑缉贼	193
第 十 三 章 探山岭割发悬梁	207
第 十 四 章 弄夜影龙沙戏豹	224
第 十 五 章 韩昭第秣马砺兵	241

目 录

第十六章	飞豹子设谋抗敌·····	252
第十七章	商家堡群雄决斗·····	265
第十八章	赤鼻翁大言惊人·····	276
第十九章	众马师竞显身手·····	291
第二十章	戴崇侠折服银枪·····	306
第二十一章	龙沙叟纵火解围·····	317

缘起

飞豹子袁振武，和名镖师十二金钱俞剑平，当年轻时，在鲁东太极丁朝威门下，同堂习艺，成为太极丁门下两大高足。俞剑平性情坚韧，袁振武性情刚强，同门小师弟全都畏惧袁师兄，胜过老师。师傅太极丁因此看错了袁振武的性格，以为他倔强傲慢，不足承学，太极丁有九个弟子，大弟子姜振齐，早因过犯，遂出门墙，袁振武是二弟子代师授艺，已历数年，同门诸友全把他看成大师兄，他也以此自居。不想临到这一年，丁朝威封剑闭门，广邀武林观礼，竟当场越次传宗，赠剑赠谱，把本门衣钵传给了三弟子俞剑平。

俞剑平惶恐不敢接受，群徒也骇然相顾。可是太极丁的说话，一向斩钉截铁，不许违拗。袁振武见这情形，势在必行，竟引群弟子，拜见俞大师兄。众人见他扬扬如平时，有替他报不平者，有赞叹他有容让者，有好言安慰他者，他都很谦虚的答对了，而不知他心中怨愤已极。复数月，他竟以母病，告假回籍，临别赠筵，袁振武痛饮大醉，向师门告歉，微吐不平，太极丁傲然不顾道：“但愿你能发愤自强！”太极

丁的爱女丁云秀，既当场劝慰袁师兄，席散后又暗告其父：“袁师兄此去，恐不再来了罢？”太极丁道：“他为什么不再来？”丁云秀说：“袁师兄心中不悦，我恐怕他将来与俞师兄存下芥蒂。”太极丁怫然笑道：“我既一秉大公，选拔了俞振纲，他若不能替我遮风挡雨，我也就用不着教他持掌门户了。袁振武不痛快，我教他不痛快去。但愿他有志气，把那枭强的脾气改一改，也算我成全了他。”

太极丁的脾气也是越老越刚的，可是他暗中也有打算，他并不怕袁、俞结仇。

袁振武果然一去不再归来，他更改名姓，漫游江湖，报定决心，要别访绝艺，师傅既说他性格刚愎，不能成事，他为了这句话，他做出一个样子来，教师门看看。于是，袁振武不辞劳苦，跋涉风尘，各处探访名师。后来他遇见鹰爪王，正陷在狱中，袁振武倾囊相助，供膳供酒，贿买狱卒，与王相见，愿出死力营救，鹰爪王起而猜疑袁振武无因而来，最后吐露肺腑，鹰爪王乃烦袁振武远道送信求救，由豫北直奔到汉阳。鹰爪王之妻鲁氏三姊弟，此刻已先得信，可是未详实情。袁振武细说鹰爪王的近况，尤其是“未受重刑，手脚能动”的话，鲁氏三姊弟打听得十分仔细。鹰爪王之妻还有疑虑，鹰爪王的妻姊鲁大姑是个老姬，却很喜爱袁振武的勇决，和见事机警，又有红衣女侠高红锦在旁垂青帮话，这才由鲁三姑（鹰爪王之妻）潜修密札，把袁振武转荐到师弟刘四师傅处，暂为假馆习艺，容得鹰爪王出狱，再亲自传技，袁振武不了解他们的布置，坚欲随鲁氏姊弟，一同北上救师。鲁三姑峻拒不允，鲁大姑又抚肩劝道：“你是好人家儿女，不要跟我们胡参预。你的苦心我已明白，我准教你拜得成老师，学

得着绝技就是。”女侠高红锦亦笑唤：“师弟，我们暂别，半年后我们再相见，到那时候，管保教你见着鹰爪王。”袁振武无奈，持书而行，走了三几天，半途忽听传言，大盗鹰爪王戕官越狱，有三个女人，里应外合，而且放了一把火，杀了好几个牢卒，现在海捕文书已下。袁振武至此大骇，自己本是富室子，为护产才习武，为争一口闷气，才出来续访名师，至于作奸犯科，心上实在不肯。

但是环境逼迫下，袁振武不久终于重遇上鹰爪王，获得王门绝技，鹰爪王又把他转荐到一位点穴名家门下，又学会了接暗器的“听风接箭法”。而故乡忽于此时祸起，他的胞兄被土豪纠众殴伤要害，吐血而死，袁振武骤闻惨变，怒火满腔，竟变装还乡，杀家复仇，然后逃罪出关，开始了流浪生涯，经过许多的遇合。他的武技一天比一天精，他的事业一天比一天往下降！

当此时，塞外有大牧场，场主快马韩，名韩天池号韩边围，上与官府通声气，下与草莽广结纳，身拥两座牧场，一座炭窑，手下养着许多马师、牧师，声势阔大，俨为一方之豪。每逢他贩马到关内外各地，沿途豪客无不推情借道，护送放行。如此多年，未生事故。忽有一天，遣副手押良马一群，赴盛京贩卖，行经烟筒山，竟中途失盗，风不鸣，草不动，无端失了良驹九匹，内有一匹名马，乃是送人的礼物。韩天池大恚，率众策马，亲往查勘。牧场内留守之事，交给了他的副手魏天佑，家中之事交给了爱女韩昭第，无论场中家中，柜上窑上，遇事都由这爱女与魏天佑商办，魏天佑是快马韩的盟弟。

韩天池刚刚走了两天，袁振武改名袁承烈，别号袁啸风，

偏偏一个人前来投效。持木棒，棒内灌铅，负行囊，囊有涂漆银壶，翩然登门，说是久慕快马韩的英名，自己游踪已倦，要择主托庇，苟延岁月。魏天佑等大疑，因设法盘詰其人，又潜派人搜检其行囊。这不速之客佛然不悦，就要告退。自说：“我听说快马韩是今日的孟尝君，来者不拒，量材给事，我才远道来投。不想这路传闻，和实事不同，我连韩当家的面还没见着。诸位请坐，小弟暂且告退，改日再来。”

袁振武越要走，魏天佑挽留越坚，说：“我们场主现到第二场去了，已经派人去请，少刻就到。足下远道而来，必想本场规模很大，其实不过我们几人在此穷凑。足下既然肯光顾，想必认识敝场中的谁吧？”袁振武心想他们这是要对证，便笑道：“贵场赵庭桂师傅，和在下同乡，请你费心把他请来。我们可以谈谈，您就放心了。”

偏偏赵庭桂已经押马赴沈，不在场内，魏天佑和韩昭第密商：“此人无端而来，我们不能放走他。”魏天佑遂对袁振武说：“请袁爷到饭厅吧，咱们先吃饭。”袁振武笑道：“还是先请赵师傅见见面，我吃着也痛快。”魏天佑和韩昭第以目示意，也笑说：“赵师傅就在饭厅恭候着阁下哩。”袁振武慨然起身，来到饭厅，饭厅已有数十位马师在座。袁振武登时明白，魏天佑是考较自己的眼力，便往各桌一巡，并无赵庭桂在内，魏天佑故露讶容道：“这不是赵师傅吗？赵师傅，有人找你。”应声从东隅站起一人，道：“谁找我。”此人是个矮子，滦河口音，袁振武却是乐亭人，相差无几。袁振武看了一眼，对魏天佑说：“在下眼力很拙，这一位我却不认识，我找的是敝同乡赵庭桂，是个高个儿，瘦子。”魏天佑大笑道：“那么是错了，赵庭桂呢？”旁有一人道：“赵庭桂从早晨就上炭窑

去了。”魏天佑：“快去请他去。我们先吃饭。”亲自逊座，给袁振武斟酒。袁振武满不介意，酒来就饮，菜来就吃，一面吃，一面谈，魏天佑还是反复绕着弯子试探。饭罢天已不早，魏天佑坚留下榻，袁振武不推辞，遂在客馆歇下，魏天佑拨人相陪，暗加监防。

当晚在柜上议论这不速之客，韩昭第说：“也许是真投效的，我们莫慢待了他，传出去不好听。”司帐说：“姑且留他住几天，细细看看他。”魏天佑点头道好，过了一会韩昭第回宅。一晃到二更以后，忽然狂风大作，阴云四合，一阵惊雷，暴雨骤降，魏天佑惟恐久雨不休，山洪大降，又虑霹雳惊了马群，忙起来巡视，韩昭第姑娘已然回宅，也忙起来，穿雨衣，骑快马折奔牧场，宅子离牧场不过半里多地，但是狂风暴雨，大地昏暗，她一点也不怕，揣火枪、弓箭，带一马夫，如飞赶到牧场，与魏天佑合力防雨，直到三更后，方在她父的寝室内宿下，浑身湿透，虽有雨衣，也遮不住大雨淋漓。

韩昭第姑娘换穿上她父的衣衫，把自己的衣服晾在椅子上，这才就枕。忽然听见场中警哨狂吹，人喧马叫，连忙起来。先到魏天佑的寝舍一看，魏早已出去。直寻到牧场北隅，连遇马师，方知大雨之中，又丢了六匹马，而且全是好马，众马师提羊角灯验看雨路，发见木栅数处已拔上来，又浮按下，这是又被盗，已无可疑，可是地上蹄迹竟奇怪得很，只有来踪，没有去迹。

韩昭第大惊，忙随魏天佑去验看客馆，那位不速之客袁承烈竟也失踪。只有他的小包袱还在，打开验查，银物俱在，众武师人人惶惑大哗，断定不速客必是盗马贼的底线。魏天佑尤其愧疚，多方防范，仍不免瞪着眼上当，立刻披雨衣，带

兵刃火枪，率几十个武师、马师，揣测迷路，分两路急追下去。坚嘱韩昭第姑娘留守。大雨已住，荒原草湿，魏天佑曲折投奔西北方。

魏天佑竟一去没了影，韩昭第久候无信息，心中焦灼，也要出勘马迹，司帐苦劝不听，韩昭第姑娘自恃骑术很精，火枪和弹弓又打得准，到底踏着魏天佑的行迹，也追奔西北。草原湿迹，略辨马蹄痕，韩昭第姑娘直撞到商家堡，天已黄昏，突然发现商家堡的大盗姚方清，已将魏天佑等九人生擒，正在安排马匹，要用口外相传已久的酷刑，“五马分尸法”，把魏天佑置于死地，魏天佑被缚骂不绝口。韩昭第父女和姚方清本相识的，今目睹危状，忙摘弹弓，先救一步，把火把打灭。姚方清大声喊问：“谁来扰局？”韩昭第正要现身，忽于丈余外，有一人影低喝道：“姑娘且慢！”这条人影箭似的越栅栏而过，一伏身，把捆魏天佑的绳索剪断，随即一正身，投刀在地，面对姚方清叫道：“姚寨主，暂请息怒，听我一言。”姚方清愕然注目，这人正是那个不速客袁振武，袁振武竟救了魏天佑。黑影中栅栏又一响。韩昭第到底也涌身而至，直趋到姚方清面前，先请一安，后叫一声：“姚叔父，侄女我来了！这是怎么回事？”

三方对面，敬问误会；方知牧场二当家魏天佑率骑追贼，步寻蹄迹，遇见商家堡的马群，竟误犯盗卡。双方言语失和，和商家堡的四当家起了冲突，双方答话是在副窑广庭上，四寨主挺花枪猛刺马师，魏天佑挥刀拒战，连斗数十合，刀锋横扫，竟将四寨主的四个手指头削掉。因此大寨主怒极，敲动梆子，招集弓手，扬言要用乱箭射死这九个马师。魏天佑等九人见事迫危殆，不能退逃，一逃则乱箭集身，乃吆唤一

声，反而往贼寨猛扑。却不料这一来正中贼计，一声呼啸，掣动翻板，九个马师只逃走两人。

到了这时候，不速客袁振武突然出现，他既在当夜窥见真的盗马贼，一路追下来，已发见盗马贼的本意，不是为财，纯为复仇。他们用人脚踏着马蹄铁，盗得良驹，故意贴着商家堡的地界逃走，藉此安下嫁祸于人的心。袁振武不晓得这些内幕，只不过一路跟缀，既巧获贼踪，又听得半懂不懂的贼人密谋，他就急忙往回走，有意炫才，要给牧场一个信。这一来，偏偏遇见策马急追的魏天佑，远远望见商家堡的马群，认做形迹可疑，要赶上前一问，结果身入重地，引起纷争，姚方清既诱擒众马师，本与快马韩相识，苦不得下台。马师骂不绝口，姚方清这才一怒，要尽杀九人。

当下，袁振武炫技示武，逊辞求和。韩昭第姑娘又以晚辈之礼，当面求情，一口一个“姚叔父”，又说：“我父亲没在家，他们不懂事，你无论如何，也得赏一个面，我这里给你陪礼啦。”于是请一个安，又请一个安。

商家堡大寨主姚方清竟被窘住。男人不能跟女人斗，长辈不能跟晚辈斗，姚言清搔头无言可答。昭第姑娘又陪笑向前挪了一步道：“大叔，我跟你讨脸，把他们放了吧，他们得罪你，我父女给你陪罪。”姚方清面含不悦，指问袁承烈道：“这一位又是何人？”昭第道：“这位袁壮士么，人家是新朋友，听见我们这事，很替我们着急，人家本是劝架来的。大叔，你放我们走吧，你不说句话，侄女可不敢偷着溜走。你真格的不看家父一个老面子么？”姚方清寻思良久，终把众人释放，可是到底放下话：“大姑娘既然这么说，我们四弟子的手指头就算白丢了，你们走吧。……可有一节，咱们五天为期，你